

胡瑞娟被丈夫陈春龙打死了。长达四个小时，陈春龙抡起皮鞭，朝她的后背狠狠抽打了160多下。警方审讯时，陈春龙说出了鞭打妻子的原因。他说，2010年妻子开始“患病”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他怀疑妻子得了“虚病”，于2017年11月18日找到村里的“大仙”赵清江。虚病，在迷信者眼里，是因妖魔附体给人带来病痛。赵清江告诉陈春龙，他的妻子被蛇妖附身，蛇妖有五百年的道行，“下狠心使劲抽打，才能治病”。他还说，“打的不是胡瑞娟，是她身上跟着的蛇妖”。反科学的“大仙”，信徒陈春龙的疯狂，在“治疗”的第十天，最终酿成胡瑞娟之死的悲剧。2019年2月27日，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。



丈夫听信“大仙” 鞭打妻子致死

“大仙”称其妻子蛇妖附体，下狠劲抽打才能治病

“蛇妖附身”

陈春龙觉得妻子胡瑞娟患上了“虚病”——晚上睡不着觉。

他说，从2010年起，妻子开始失眠。“那时候病情轻，去医院看，也看不出什么病来，医院给开的药也没吃过。”陈春龙供述称，2014年，妻子曾跟他说：“找大夫看的是抑郁症。”

在农村迷信者看来，抑郁、夜惊、精神不好，都属于“虚病”，病因是散仙、阴魂附体，俗称“鬼上身”。

陈春龙相信“虚病”之说，他说，他曾带妻子看过“大仙”，看完后妻子就能睡着。

2017年11月18日，他带着胡瑞娟回到胡瑞娟老家——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。

盐山县小南马村有个“大仙”叫赵清江，自称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，常常帮人看“虚病”。陈春龙坐三轮车时听说，以前有个小孩患“虚病”，快要死了，到赵清江家给治好了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他便带着妻子去找赵清江。

他们到了赵清江家里后，赵清江说，胡瑞娟的“虚病”很严重，不是一两天能够治好的。赵清江还说，陈春龙和他的弟弟、儿子都有“外灾”，陈家要出大事。

“她身上跟着一条蛇妖，想折磨死她，还折磨她的儿女。我从她的五官上就能看出是什么东西跟着她。”赵清江在公安机关供述称，他通过摸脖子来判断来者是否有“虚病”，得此病的人耳朵下面有疙瘩。

从那天起，胡瑞娟母子开始在赵清江家接受“治疗”。每天早上8点，陈春龙会带着妻子去赵清江家“治病”，中午11点多回去。“第一天给了他800元，第二天，他说我儿子不是特别厉害，不收费了，给了他600元。”陈春龙称，10天的“治疗”，他一共给赵清江10600元。

赵清江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表示，胡瑞娟刚来“看病”的时候，说话正常，就是没有精神，自称睡不着觉。2017年11月27日再来的时候，胡瑞娟“疯了”，“瞅人时要么斜着眼，要么直眼”。

陈春龙供述，2017年11月26日凌晨三点，胡瑞娟病情加重，一晚上没睡觉。当天上午，找赵清江看了一个小时，看完之后就开神志不清。

事发之后，胡瑞娟8岁的女儿跟胡家亲戚聊天时表示，2017年11月26日，在盐山县城的宾馆内，她看到爸爸用三角带打妈妈。“只要我说我肚子有点疼，爸爸就抽妈妈。”她还提到，27日凌晨，一家人开车送妈妈去赵清江家时，车门怎么也关不上，“他们都说是妈妈搞的鬼。”

沧州市盐山县一家宾馆的监控，记录下胡瑞娟最后一天的一个片段。

2017年11月27日0点6分，陈春龙揪着胡瑞娟的头发，从5楼的房间走出来。两人慢慢靠近走廊的监控。

画面中，胡瑞娟的头向右侧倾斜，面无表情，走路左右摇晃。她双臂下垂，胸前被绑上绳子。陈春龙的弟弟陈金来，紧跟着走在后面，手里握着皮鞭。

陈春龙称，当时，妻子“病情加重，发出的声音不是她平时的声音，特别凶”。陈金来则称，嫂子“乱折腾，到处乱撞，嘴里还说些胡话”。凌晨1点，陈

在陈春龙的老家——海兴县洼冯村，《新京报》记者提及此事，村民冯裕贞(化名)连连叹息。

她说，陈春龙和胡瑞娟夫妻关系和睦，婆婆和媳妇的关系也很好。

冯裕贞告诉记者，陈春龙今年31岁，小学文化，早些年，曾在天津打工，“家庭条件原来很差。”2009年，经媒人介绍，他

赵清江是什么时候“成仙”的，小南马村里没有人知道，村民只是听到传说——有一天，赵清江在自己家里看到狐仙，就突然“得道”了。

赵清江在公安机关供述，他在2015年3月份，突然能“看病”了，“我能从哭闹着来看病的人身上，看到鬼神”。

小南马村村民王毅和(化名)对此说法嗤之以鼻，他和赵清江相识多年，“最了解他的底细”。王毅和告诉记者，赵清江今年64岁，身材魁梧，脾气暴躁。他从没上过学，是个文盲，“一出口就是脏话”。年轻的时候，赵清江捕过鱼，还在盐山县城干过农机修配工作。

鞭打致死

家人带着胡瑞娟，来到赵清江家。

赵清江在接受审讯时，讲述了当时的情况，“我正在家睡觉，听到外面有人敲门，开门后看见胡瑞娟被她丈夫和小叔子架着胳膊，她的公公和两个孩子也来了”。

赵清江称，胡瑞娟一直说，“我走啊，我上泰山修行”。

“走不，不走剁死你，打死你。”赵清江对着胡瑞娟不断重复着阴阳病的术语。

随后，胡瑞娟被放到赵家西屋的椅子上。陈春龙称，赵清江拿起斧子，狠狠拍打胡瑞娟的腿和后背，嘴里还不断问

着：“你走不走？”凌晨一点到四点半，赵清江持续用斧子拍打胡瑞娟的腿和后背，每隔四五分钟拍打一次，每次拍打七八下。“赵清江每次拍打很用力，能听到声响。”

陈春龙称，他按照赵清江的要求，用木棍和三角带制成皮鞭。赵清江告诉陈家人说，胡瑞娟犯病时，就抽她。

当天早上8点至中午12点，陈春龙抡起皮鞭，抽打了妻子七八次，每次抽打20多下。陈金来则抱住胡瑞娟，防止其挣扎。

“我每天去的时候，赵清江都说让我下狠心，使劲抽打胡瑞娟，往死里打，这样才能治

病。赵清江还告诉我，打的不是胡瑞娟，是她身上的蛇妖，他还说等胡瑞娟好了，什么伤疤也留不下。不用化妆品，皮肤也会好起来。”陈春龙说。

当天下午4点，胡瑞娟死亡。

4个小时后，亲戚们在盐山县医院的太平间看到了胡瑞娟的尸体，她的背部、小腿布满了鞭印，整个后背被打成黑紫色。尸检结果显示，其系钝性外力多次打击，致大面积皮下出血和剧烈疼痛，引起创伤性休克死亡。

在宾馆的房间里，胡瑞娟的亲属还发现了绳子和铁钉。

迷信家庭

和盐山县的胡瑞娟结婚，两家相距约10公里。

胡瑞娟的弟弟胡连军，在北京做门窗生意。陈春龙和胡瑞娟结婚后，便去北京投奔弟弟。2013年，在弟弟的带动下，两人自立门户，生意越干越红火。

“他们在廊坊、黄骅各买了一套房子，还在村里买了地皮，盖起新房。”冯裕贞说，自从胡瑞

娟嫁过来，陈家的条件越来越好，“我们村里人都知道，陈家是媳妇带起来的，他们一家人对媳妇很尊敬，想不通为什么会打死她？”

有村民表示，胡瑞娟之死，是迷信的家庭和荒诞“大仙”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胡连军告诉记者，陈春龙一家很迷信。“陈春龙的妈妈，头疼发烧感冒什么

的，不看医生也得先看看仙。”

胡连军记得，姐姐的孩子小时候，常常半夜哭。陈家有亲戚在黄骅市给人“看病”，小孩一哭，陈家人就给亲戚打电话，再根据亲戚的指点，在窗台或者屋子里放一些驱魔的物件。陈春龙的弟弟陈金来也迷信，“他身上常备朱砂，用来驱邪”。

文盲“大仙”

大概30岁时，他在村子附近的205国道旁开了一家饭店。“司机吃饭时，让小姐过去诱惑，然后以此进行敲诈。”王毅和回忆，此后，赵清江因袭警、涉枪被判刑。

赵清江入狱后，在河北黄骅港卖过水产，四五年前，开始给人“看病”。王毅和不相信赵清江有什么神通，他告诉记者，赵清江有亲戚在北京做生意，谁的生意做得不顺利，这位亲戚就会推荐他来赵清江这儿看一看。看之前，亲戚会把来者的一些重要信息告诉赵清江，“这样一运作，赵清江一算一个准儿”。

时间长了，“赵大仙”的名

气逐渐传开，多的时候，一天有二三十人找他看。信徒们还集资在赵清江家附近盖了一座三进院的庙，供他“开坛作法”。

赵清江制作了名片，称可以治疗任何疑难杂症。但实际上，他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本事，治疗手段多以打为主。

附近小营乡李连村的刘涛，曾在2016年时带着妻子程韵“看病”。赵清江看过后说，程韵身上有两个“仙”，不断折磨她。“赵清江用斧子头使劲拍打我媳妇的后背和屁股，还用手掐她后背和脖子。我媳妇的后背和腿上都被打出了瘀青。”刘涛说，看了半个多月，赵清江让他自己回家打媳妇，“让我使

劲打，就能打好。”刘涛觉得上当了，就再也没有去过。

2017年11月27日，胡瑞娟死亡当天，陈春龙、陈金来和“大仙”赵清江一同被盐山警方带走调查。次日，陈春龙因涉嫌故意伤害罪，被警方刑事拘留，2018年1月4日，被批准逮捕。其弟弟陈金来被刑拘后，2018年1月4日，被取保候审。

案发两天后，赵清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，被警方监视居住。2018年7月9日，其因患病，被盐山县检察院取保候审。

2019年2月27日，此案在盐山县法院开庭审理。

(赵凯迪)